

王世襄集

髹饰录解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014005083

J527
15

王世襄集

髹饰录解说

王世襄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航

C1692291

J527
15

Copyright ©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髹饰录》解说 / 王世襄著. --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7

(王世襄集)

ISBN 978-7-108-04276-7

I. ①髹… II. ①王… III. ①漆器—生产工艺—中国—明代②《髹饰录》—研究 IV. ①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4823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薛 宇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定 价 6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出版说明

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随着王先生的辞世,他的研究及学问,即将成为真正的绝学。为使这些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学散发出璀璨的光芒,为后人所继承、发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特推出《王世襄集》,力图全面、系统地展现王氏绝学。

王世襄,号畅安,汉族,祖籍福建福州,1914年5月25日生于北京。学者、文物鉴赏家。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学士学位,1941年获硕士学位。1943年在四川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1945年10月任南京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追还战时被劫夺的文物。1948年5月由故宫博物院指派,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奖金,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1949年8月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及陈列部主任。1953年6月在民族音乐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61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授《中国家具风格史》。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任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研究员。1986年被国家文物局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2003年12月3日,荷兰王子约翰·佛利苏专程到北京为89岁高龄的王世襄先生颁发“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奠定了该学科的基础,把明式家具推向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王世襄先生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他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书画、家具、髹漆、竹刻、民间游艺、音乐等多方面。他的研究见解独到、深刻,研究成果惠及海内外。《王世襄集》收入包括《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合编本)、《自珍集:俚松居长物志》共十部作品,堪称其各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集中展现了王世襄先生的学问与人生。

其中,《蟋蟀谱集成》初版时为影印,保留了古籍的原貌,但于今日读者阅读或有些许不便。此次收入文集,依王先生之断句,加以现代标点,以利于读者阅读。《竹刻艺术》增补了王先生关于竹刻的文章若干,力图全面展现王先生在竹刻领域的成果和心得。“锦灰堆”系列出版以来,广受读者喜爱,已成为王世襄先生绝学的集大成者;因是不同年代所编,内容杂糅,此次收入《王世襄集》,重新按门类编排,辑为四卷,仍以《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为名。启功先生曾言,王世襄先生的每部作品,“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其中风雅,细细品究,当得片刻清娱;其中岁月,慢慢琢磨,读者更可有所会心。

《王世襄集》的编辑工作始于王世襄先生辞世之时。工作历经三载,得到了许多喜爱王世襄先生以及王氏绝学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也得到了王世襄家人的大力协助,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在此谨表真诚谢意。期待《王世襄集》的出版,能将这些代表中华文化并被称为“绝学”的学问保存下来,传承下去。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编辑部

2013年6月

凡 例

一、本书所据的《髹饰录》是1927年朱启铃先生的刻本。原书没有目录，现在的目录是依其内容编拟的。本书全录原书，为逐条编号，并加标点。

二、书中小四号仿宋字是黄成原文，六号细黑体字是杨明的注。用五号宋体排印的是为黄成原文及杨明注作的解说。

三、各条中的词句有需要解说的，依次录引，并加方括弧〔〕以清眉目。

四、原书未附《髹饰录笺证》，乃日人寿碌堂主人所作而经近人阚铎编订的。为了方便阅读，将《笺证》各则编号并加标点，分别提到本书各条之后，下注寿字某某号。《笺证》经与所引各书勘校，有不符之处则为注明。

五、为《髹饰录》作解说尽量用漆器实物印证。书后附引证实物目录，以

备检查。惟各门类漆器，传世或多或少，故引证实物，数量也难一致。又因见闻不广，若干种漆器尚未找到实例，只得暂缺，待继续访求。

六、髹饰技法，也是解说本书的重要内容。凡向匠师请教所得，文献查阅所见，均经录引，分列各条之后。

七、本书仅有少数插图。大量实物图片另编成《中国古代漆器》一册，共收约一百五十余件，彩色版约占三分之二，该图册可作为本书的附图。

八、自质色门至单素门，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做法及名称，试将列入表格，编成附表十四张，以便读者一览。

九、髹饰名词及术语编成索引，以供查检。

十、批注系何豪亮先生为《髹饰录解说》所做。

前言

一

漆器制造和漆工艺术是中国、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诸国，长期以来在相互交流影响下共同发展起来的。由于漆器坚实轻便，耐热耐酸，抗潮防腐，又可施加花纹装饰，故具备实用、经济、美观等特点。它种类繁多，用途甚广，在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

我国用漆有悠久历史，其始远在原始社会时期。殷商遗址多次发现有描绘乃至雕嵌的漆器残件。在此之前，肯定还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漆工经验，并曾加以总结。第一部见于著录的专书是五代朱遵度的《漆经》（见《宋史·艺文志》），惜早已失传。现在能看到的古代专著，明黄成的《髹饰录》要算是仅存的一部了。“髹饰”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古代用漆漆物曰“髹”，“饰”有文饰之意。前人或言漆工，或言漆器，常用这两个字来概括。故书名《髹饰录》，即“关于漆工及漆器的记录”而已。

黄成，号大成，新安平沙人，是隆庆（1567—1572年）前后的一位名漆工。他的著作总结了前人和他自己的经验，较全面地叙述了有关髹饰的各个方面。此书在天启五年（1625年）又经嘉兴西塘的杨明（号清仲）为它逐条加注，并撰写了序言。西塘又名斜塘，是元、明两朝制漆名家彭君宝、张成、杨茂、张德刚的家乡。杨明可能是杨茂的后裔，也精通漆工技法。《髹饰录》经过杨明的注释，内容就更加翔实了。

《髹饰录》虽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但三四百年来只有一部抄本保存在日本。直到1927年才经朱启铃先生刊刻行世（图一）。关于它的流传及出版经过，见朱启铃先生的《髹饰录弁言》。

二

《髹饰录》分乾、坤两集，共十八条，一百八十六条。这里试用表格来说明此书的主要内容：

《髹饰录》内容简表

集 别	章 名	条 数	内 容	内容归纳
乾 集	(乾集序)*	1	总论制造方法	制造方法
	利用第一	40	漆工的原料、工具及设备	
	楷法第二	31	各种漆工容易发生的毛病及之所以发生毛病的原因	
坤 集	(坤集序)	1	总论漆器分类	分类叙述 各种漆器
	质色第三	9	单纯一色不加文饰的各种漆器	
	纹麤第四	5	表面有不平细纹的各种漆器	
	罩明第五	5	打色地上面罩透明漆的各种漆器	
	描饰第六	6	用漆或油描花纹的各种漆器	
	填嵌第七	8	填漆、嵌螺钿、嵌金、嵌银的各种漆器	
	阳识第八	6	用漆堆出花纹的各种漆器	
	堆起第九	4	用漆灰堆出花纹上面再加雕刻描绘的各种漆器	
	雕镂第十	13	雕漆、雕螺钿的各种漆器	
	钿划第十一	3	刻划细花纹再填金、填银或填色的各种漆器	
	斑斓第十二	20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饰相结合的各种漆器	
	复饰第十三	6	某种漆地与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文饰相结合的各种漆器	
	纹间第十四	7	填漆类中的某种做法与钿划类中的某种做法相结合的各种漆器	
	裹衣第十五	4	胎骨上面不上灰漆而用皮或织品蒙裹的各种漆器	制造方法
	单素第十六	5	简易速成, 只上一道漆的各种漆器	
	质法第十七	8	漆器的基本制造过程	
	尚古第十八	4	修补及摹仿旧漆器	
共 计	18 章	186 条		

* 括号中的名称为原书所无,作者所加。

从上表可以看出《髹饰录》的内容分两大类: 第一、第二、第十七、第十八等章讲制造方法; 第三章至第十六章讲漆器的分类及各类中的不同品种。有时也因叙述品种而涉及它们的做法。

三

《髹饰录》是一部有价值而应当受到重视的古籍。据目前的认识, 其价值在于:

(一) 使我们认识到祖国漆工艺的丰富多彩

我国漆工艺,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到明代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 比之宋元两朝, 不仅扩大了产量, 还增添了许多新品种。杨明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 “今之工法, 以唐为古格, 以宋元为通法。又出国朝厂工之始, 制者殊多, 是为新式。于此千文万华, 纷然不可胜识矣。”(见《髹饰录序》) 我们试看一下《髹饰录·坤集》, “质色”至“钿划”各门, 名色已甚繁多, 而“斑斓”、“复饰”、“纹间”三类, 更使人有千文万华之感。这三类中的每一品种, 都是由两种或更多的做法结合而成的。多种做法的相互配合, 或由文质的变换, 或由装饰的损

益，遂使花色翻新，形态迭异。因而即使用图表来排列各种名色，也因变化繁多，难以备举。

我们去博物馆或工艺美术展览参观漆器，品种纷呈，文饰夺目，往往使人赞叹不已。倘进而再读一读《髹饰录》，会发现一般博物馆及展览会所陈列的，还只不过是传统品种的一小部分。这就更加认识到我国传统漆器丰富多彩到何等程度！前代工匠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精神和物质财富，美化了生活，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我们振奋自豪，不由地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二）《髹饰录》是研究漆工史的重要文献

研究明代漆工艺，《髹饰录》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就是探索更早的漆工史，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例如关于剔红，黄成说：“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杨明也说唐代的剔红“刀法快利，非后人所能及，陷地黄锦者，其锦多似细钩云，与宋元以来之剔法大异也”。由于唐代剔红现在还缺少实例，两家的描述就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又如螺钿条中讲到“壳片古者厚而今者渐薄也”。我们取唐代嵌螺钿漆背镜和明代的螺钿器相比，壳片厚薄的变化十分显著。又由于近年的考古发掘填补了元代薄螺钿的空白，更加证实了杨明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三）《髹饰录》为继承传统漆工艺，推陈出新，提供了宝贵材料

《利用第一》讲到原料、工具、设备，虽然文字隐晦，还是能从中获得许

多古代漆工知识。《楷法第二》专论忌病，是按漆器的品种或制造过程排列在一起的。杨明的注又进一步解释了每一种忌病的原因。这样就使人明白哪一种做法容易发生哪一种毛病，因而更能帮助我们理解漆工做法。最为切实简明的是《质法第十七》，有条不紊地叙述了由榫棹到糙漆六个生产过程。各种漆器不问最后文饰如何，都必须经过这几道工序。这些都是漆工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也是继承传统应当重视的法则。

《髹饰录》用了更多的篇幅叙述各种漆器的形态和做法，这些材料更为宝贵。我国目前正在生产或尚能生产的漆器究竟有多少种，虽有待作全面的调查才能知道，但近年的工艺展览和报刊画册，也大体上反映了现有品种。我们如果与《髹饰录》对比一下，就会得出传统品种未见制造的为数尚多这样一个结论。这并不是说凡是古代有过的品种今天要无批判地一一继承，但其中确有不少应当恢复继承的好品种，而其工艺技法需要下一番探索工夫才能搞清楚并用到实际生产中去。根据本书的描述进行挖掘试制，若干已经中断或久已失传的品种是可以获得新生的。一旦理清了传统技法之后，在设计上和制作上加以改进或变革，就可以制造出更能适合今天人民生活需要的新产品来。另一方面，由于《髹饰录》讲到不同品种的相互结合，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漆工的变化规律，使髹饰工艺呈现出新的面貌。即以现代的漆画来说，就是在我国流传已久的描漆、填漆等做法上发展出来的，综合之巧，变化之多，已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漆器。但它还需要吸收、融会更多的技法来丰富它的表现力，使它更适合描绘

新题材、新内容，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髹饰录》正是在这方面含蕴着大量的、宝贵的漆工材料，等待我们去寻绎、研究和应用。

（四）《髹饰录》为髹饰工艺提出了比较合理的分类

《髹饰录》讲到的漆器品种虽甚繁多，但是阅读起来并不觉得庞杂纷乱，相反地却不难得到一个比较系统的概念。这不能不归功于黄成的分类。本书是按漆器的特征来分门别类的。如“质色”门只收单纯一色不加文饰的漆器，“阳识”门都是用稠漆或漆灰堆成花纹的漆器等等。每门中各个品种的先后排列也体现了一定的逻辑性。这样就使人容易理解漆工整个体系，可以由纲及目地找到所属的各个品种。仅仅这一比较合理的分类，黄成已为漆工研究者开辟了方便的途径。

（五）《髹饰录》为漆器定名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

有的博物馆工作者谈到如下的体会，即为古代漆器编目，往往感到定名称有困难。如沿用过去古玩业的旧称，既嫌笼统，不能表明其特点，又不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及待查阅了《髹饰录》，就找到了比较可靠的定名依据。当然在博物馆陈列中，向广大观众介绍漆器，不必也不宜机械地搬用《髹饰录》中某些冗长的全称。但适当的简略或变通，也只有在参考、研究了此书的命名之后才能拟定出来。《髹饰录》中许多术语也是值得学习使用的。在领会了其涵义之后，用来描写漆器的形态，叙述制造的过程等，觉得准确明了，有许多便利之处。

《髹饰录》的价值除上述几点之外，它还强调要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反对粗制滥造，违反操作规程；反对造假古董，用以牟利欺人。如仿古器，有款可以照摹，但应另加一款，曰“某姓名仿造”。这些严格要求自己，重视质量，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总之，凡是前人通过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总结撰写的著作，必然是有价值的。《髹饰录》正是在漆工方面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古代著作而能为今人所用，正是此书应当受到重视的原因。

四

《髹饰录》虽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古籍，也还存在着一些缺点。

最显著的缺点是黄成原文采用了一种比喻方法，甚至影射附会的写法，以致隐晦难懂，尤以“乾集”为甚。每条文字少仅十几字，多也不过二三十字，即使用通俗的语言，如此简短也无法讲清楚。杨明为逐条作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的缺憾，但仍使人感到不够明了，更说不上详尽。实际上，总结漆工知识，介绍髹饰品种，直接了当地阐述讲解，只会比黄成的写法更容易些，为什么他竟避易就难，弄巧成拙呢？分析起来，有内因也有外因。

《髹饰录》不论是黄成自撰还是经人整理，他想借此来夸耀学识渊博、文笔典雅的意图，我们认为存在的。因此他开宗明义就郑重其事地指出髹饰之中包含着与天地造化同功、四时五行相通的大道理。在这种主导思想的支配下，与漆工并无直接关系的种种自然物象被当作标题使用，经、史、诸子中的辞句

也被引用，这样一来，距离漆工的实质问题却越来越远了。

在外因方面，明代社会严重地存在着重士轻工的风气，许多人只重视读书致仕，看不起劳动生产。一本漆工专著如用通俗的语言写成，会被认为不过是工匠的手册底本，得不到重视。黄成的内因何尝不曾受到外因的影响？

至于黄成本文和杨明注文每条都不长，可能是因为新安、嘉兴都是当时髹漆之乡，许多工具和方法是一般留心工艺的人，尤其是漆工所熟悉的，所以他们认为没有详细描述的必要。到了今天，几百年前使用的方法、工具和原料，有的已经改变，有的已经失传，我们希望从这部书中获得完整详尽的纪录，自然很难得到满足了。

书中讲到漆工史料，有的并不符合事实。如杨明认为施加钹划花纹的宋、元金银胎漆器是钹金、钹银漆器的起源，显然把时代定得太晚了。这是因为他不具备现在的条件，不可能看到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的缘故。

黄成在《髹饰录》中讲到的漆器品种已经很多，再经杨明的补充就更加完备，但也还有没被提到的^①。它们之所以未被提到，或许由于明代尚未流行，或许由于杨明所谓的“文质不适者，阴阳失位者，各色不应者，都不载焉”。不过也确实有被遗漏掉的。例如“棹榛”条讲到用各种材料做胎骨，却漏掉了皮胎。其实春秋战国时已用皮革上漆做甲和盾，此后各代都用革来做马鞍、箱、匣、盘、盒等多种漆器的胎骨。又如黑漆地通身嵌螺钿屑，明代有这种做法的实物。倘依由简而繁、先质后文的次序，在“螺钿”条中应该较早讲到，而黄、

杨两位都未将它作为一个独自存在的品种。当然《髹饰录》即使有所遗漏，也不能算是什么缺点，只是顺便指出《髹饰录》并没有也不可能把漆器制法完全囊括无遗。

五

为了研究我国髹漆工艺在历史上的辉煌成就，为了使这门工艺美术能更加发展，推陈出新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有必要持分析批判的态度对《髹饰录》进行研究；而设法读懂它、明了它，为它再作一番注解又是这项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这就是编写《髹饰录解说》的动机和目的。

《髹饰录》是承朱启铃先生的面授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解说的编写也得自他的启示。初稿始于1949年冬，时作时辍，到1958年秋才写成。当时编写的方法和采用的材料大体上是这样的：

（一）将黄成原文及杨明注中的名词、术语编成索引，以便通过相互参校，综合诠释来探索其意义。

（二）观察实物，取与《髹饰录》相印证。传世漆器多数是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出土漆器未能见到实物的，以发掘报告或简报为据。

（三）向老漆艺人请教髹饰技法及有关工具、原料的知识。在这方面多宝臣^②先生给我的帮助最大。他热情地向我讲授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并亲操作示范。

（四）在征引文献中，古代史料多取自类书、笔记、杂著等及朱启铃先生撰辑的《漆书》；现代漆工技法专著有与传统技法相通的也酌量录引。

① 曾见实物而未经《髹饰录》提到的漆器品种有：1. 漆地上洒金片或银片，上面不再罩透明漆（见92）。2. 在立体圆雕或透雕的木胎漆器上作彩绘的描漆花纹，实物如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战国小座屏（见95）。3. 黑漆地通身洒嵌螺钿屑（见103）。4. 黑漆地嵌钹花骨片（见103）。5. 黑漆地嵌钹花铜片花纹（见105）。6. 像刻竹似的在漆器上作阴文花纹或文字（见78、79）。7. 刻竹为胎并在上面堆粘用胶挤出的阳文花纹，通体再上漆（见125）。8. 在用漆刷旋转刷成的仿犀皮地上做钹金的针划花纹（见160）。9. 以皮革作胎的漆器（见176）。10. 做法如篾胎，但不用竹丝而用铜丝，器物以箱、盒为多（见176）。11. 用彩漆模仿古铜器，身上布满斑驳的锈色（见186）。

② 多善，字宝臣，蒙古族，1888年生于北京。年十八从妻叔刘永恒学彩画及漆工。刘擅长彩漆描金，清末承应营造司定制的宴桌、箱、匣等器物，多宝臣得其传授。约1920年以后，多宝臣常为东华门明古斋雕漆局及灯市口松古斋古玩铺做彩漆、雕填等仿古漆器。1953年多宝臣在故宫博物院修复工厂任技术员，1961年退休，1965年病故。

初稿为了征求意见，提供审阅，曾付油印，承朱启铃先生为撰写《序言》并题书签。

初稿油印后到现在，又经 1965 年和 1977 年两次补充修改。主要是后一次，除根据收集到的意见作了某些修订外，把近年重要的考古发现补充了进去，引证实物增添或更换了约八十例，并收进了一些能够看到的近年国外材料。对若干漆器品种及其装饰风格的继承问题，也试提出个人看法，供漆器生产者参考。

编写《髹饰录解说》前后虽已经历了三十年，但由于见闻不广，所见实物有限，考古发掘材料，间接引用居多，难免有错误。国内几个漆器制造中心，除福州、扬州外尚待调查访问，自己又

不是漆工，缺少实际经验，对技法的理解，难免有误。中外文献，未经寓目的尚多。更重要的是受思想水平的限制，对这样一项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能做好的文化遗产整理工作，感到难以胜任。因此《髹饰录解说》必然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不过任何事物都是不断提高、不断前进的。《解说》有幸正式出版，望能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帮助。本人愿意把这次付印看作今后修改补充的一个新的起点。

最后谨向对《解说》工作给予过鼓励、协助的单位和同志致衷心的感谢。

王世襄

1979 年 5 月

*

*

*

*

《髹饰录解说》于 1958 年油印刊行后，经过两次修改补充，至 1983 年始正式出版。迄今又过了十五年，自然有不少应当补入的材料。遗憾的是自 1995 年我左目失明，已不可能把这些年的有关书刊查阅一遍；出外采访调查，更感困难。因此再一次的补充已力不从心，而只能为再版增加以下内容：

一、彩图四十一幅。弥补了初版本

有彩图而被删去的缺憾。

二、何豪亮教授对《解说》的批注九十七条。为便于检阅，另增凡例一条。详见批注说明。

三、附文。包括拙文三篇及李一氓前辈、朱家潜兄的书评两篇。

王世襄

时年八十有四

朱启钤先生序

《髹饰录》者，明黄大成所撰之漆工专著也。此书在日本之传抄经过及民国丁卯侵板原委，予之弁言，已有论及。当时只印二百部，以其半分贻友好，半寄日本之藏原书者，藉为酬谢。是时《营造法式》亦甫刊成，两书木板，并皮文楷斋。不意《法式》板权，旋经陶兰泉先生转让上海商务印书馆，木板南运，装箱仓促，《髹饰录》未及拣出，遂随之捆载而去。“一·二八”事起，涵芬楼惨罹日寇轰炸，两书木板，同付劫灰。阍君霍初，方客大连，复取丁卯刊本，缩印若干部。为数既无多，又大抵流入日本书肆，予竟未能获见。数载之间，《髹饰录》虽两度刊行，但世乱亟而印本少，欲求初刻或缩本，久已渺不可得。哲匠名篇，传而未广，中心悻悻，不能已也。

1949年秋，王畅安世兄游美归来，备道海外博物馆对吾国髹漆之重视。予即出示《髹饰录》并以纂写解说之事相勸，以为欲精研漆史，详核髹工，舍此无由，而将来解说与本文同刊，化身千百，使书易得而又可通，其有功漆术，嘉惠艺林，岂鲜浅哉！

畅安韪吾言而行之笃，数年来或携实物图片，就予剖难析疑。或趋匠师，求教操作之法，口询笔记，目注手追，必穷其奥窔而后已。或寻绎古籍，下逮近年中外学者之述作。如予所辑《漆书》，不过獭祭杂钞，亦不鄙弃，特为校订付印。盖其无时不为解说蓄集资料，致力于此业深矣。

解说之稿，前已两易，予每以为可，而畅安意有未惬。顷读其最近缮本，体例规模，烂然愈备。逐条疏证，内容翔实而文字浅易。引证实物，上起战国，下迄当代，多至百数十器。质色以下十四门，为详列表系，可一览而无遗。更编索引，附之篇末。予之弁言，不亦云乎：“今高丽乐浪出土汉器，其中铜扣、铜辟、铜耳诸制，即为黄氏所未经见，而未载之斯录者。又清宫秘藏历代古器，近亦陈列纵览，均可实证古法，辅翼图模，足资仿效，他日裒集古今本器，模印绘图，附列取证，即填嵌、描饰、创划、编斓等等名色，亦拟依类搜求，按图作谱，其与墨法可通者，并取诸家墨谱，附丽斯篇，以为佐验。”是予曩所虑及者，畅安已悉为之，曩所未虑及者，今畅安

亦为之。不期垂朽之年，终获目睹其成。卅年夙愿，此日得偿。平生快事，孰胜于斯？

《髹饰录》解说之作，予主之最力，望之亦最切，而其中甘苦，予知之复最审。然则叙述此书缘起，舍予又将其谁？

此所以不辞昏眊，不惮溽暑，力疾而为之序也。

1958年7月紫江朱启钤识

时年八十有七

朱启钤先生《髹饰录》弁言

新安黄大成，为明隆庆间名匠。《格古要论》及《清秘藏》，称其剔红匹敌果园厂，而花果人物，刀法以圆活清朗著称。杨清仲《髹饰录》序许为一时名匠，精明古今髹法，殆无愧色。然国史方志于黄氏之艺事文学，阙焉不采。求如洪髹等之挂名于《嘉兴府志》，亦不可得。载笔之徒，浅视艺术，甄录不广。遂使绝学就湮，奇书失野，可慨也。

书契之用，漆墨代兴。唐宋之际，易水李氏，迁徙新安，治墨数世，遂为墨法南行之钤健。世人但知廷珪制墨，因材于黄山之松，不知新安产漆亦极丰饶。沈珪继起，烧烟和墨，取用益繁，而雕样琢坯，划理识文，以及漱金、嵌珠、填彩、揩光，无一不与髹工相表里。即附丽于墨之文玩，如墨匣、墨床、沙砚、笔管、笔阁、水丞、砚山之属，或髹、或雕、或刷丝、或错彩、或施金。凡世守之工，新安人无不擅之。然则名为墨工，毋宁名为漆工之为愈也。

北宋名匠，多在定州，如刻丝、如瓷、如髹，靡不精绝。靖康以后，群工南渡，嘉兴髹工，遂有取代定器之势。降逮元明，如彭君宝、张成及子德刚，杨茂、

杨埏父及埏等，皆为西塘杨汇人，而张德刚应明成祖面试，官营缮司所副。其时官局果园厂复兴剔红，德刚供奉其间，是为南匠北来之证。至天顺间，西塘又有杨埏父子，习髹于日本，遂以“杨倭漆”著名。清仲生于西塘，丁有明之晚季，本其高曾之规矩，乡里所睹，记于黄氏之书，遂条加注，不啻左氏之传《春秋》。

畸人夙慧，余事多能，心手调和，遂成绝诣。然非鄙为小技，语焉弗详；即或讳莫如深，秘为独得。每谓《辍耕录》所载黑光、朱红、鳗水及钹金银诸法，出自朱遵度《漆经》。今朱书已佚，赖此得窥一斑，已为厚幸。平沙、西塘两氏，推本师承，发挥意匠，循名辨物，体用兼赅，盖训故精详，义例朗彻，固已奄有经生良史之长，而考工术语，学士大夫，转不能笔削一字。

黄书之论刀法，于剔红则谓：“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宋元之制，藏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于剔犀则谓：“复或三色更叠，其文皆疏刻剑环、缘环、重圈、回文、云钩之类，纯朱者不好。”于钹金、钹银则谓：“细钩纤皴，运刀

要流畅而忌结节。”以上云云，于尚古精意，阐发无遗。按之《清秘藏》、《格古要论》诸书所纪，黄氏刀法匹敌果园，信非虚誉。杨氏注中如“要文饰全不异本器，则须印模后熟视而施色。如雕镂识款，则蜡墨干打之，依纸背而印模，俱不失毫厘”诸语，于引申黄说，薪尽火传之意，指示可谓详明。近世作家，去古益远，于果园尚不经见，遑论唐宋？盖研求刀法，非亲见本器不为功。图谱已苦隔膜，况图谱不传，仅就文字以求刀法乎？今高丽乐浪出土汉器，其中铜扣、铜辟、铜耳诸制，即为黄氏所未经见，而未载之斯录者。又清宫秘藏历代古器，近亦陈列纵览，均可实证古法，辅翼图模，足资仿效。他日裒集古今本器，模印绘图，附列取证，即填嵌、描饰、创划、编斓等等名色，亦拟依类搜求，按图作谱。其与墨法可通者，并取诸家墨谱，附丽斯篇，以为佐验。

墨髹朱里，导源虞夏。日本至今，尚供日用。彼中治漆，悉依我法，墨守精进，通国风行。据《辍耕录》诸书所纪，知元代民间日用漆器，多于近世。数千年特产名工，日就闾塞，横览东邻，瞠乎其後。即此名著，硕果仅存。日儒抱残守阙，奉为楷模。大村西崖氏珍如枕秘，赞美不置。迨书求索，幸得寓目。惜展转传抄，讹夺过甚。赖有寿碌堂主人，博引群书，加以疏证，推绎数四，

方得卒读。顷者斟校既竟，先复录注旧观，即付剞氏。杀青甫就，又闻大村氏遽归道山，未共欣赏，戚然久之。摘录大村氏原函，以志来历。更属阍君铎，就寿碌堂主人笺注各条，引申厘订，别为《笺证》，附刻录后，以谥读者。

民国十六年丁卯二月紫江朱启钤识

节录大村西崖氏述流传及体例原函
《髹饰录》一书，初木村孔恭（字世肃，堂号兼葭，以博识多藏闻于世。享和九年，即清嘉庆二年卒），藏钞本一部。文化元年（嘉庆九年）昌平坂学问所（德川幕府所置儒教大学）购得之。维新之时，入浅草文库，后转归帝室博物馆藏，并有印识可征。我美术学校帝国图书馆及尔余两三家所藏本，皆出于兼葭堂本，未曾有板本及别本。但转写之际，往往生异同而已。眉批及夹注，并寿碌堂主人所笔，如⊙、◎、○、△、囗、圈等皆是。寿碌堂主人为何许人，遍加探索，迄未能详，意者昌平坂学问所之一笃学者欤？至黄氏正文与杨注之区别，例如：“天运，即旋床。有余不足，损之补之”是正文。“其状”云云以下双行是杨注。“坤集”大字，悉是正文，双行亦是杨注。请准此以校理。异日得见尊刊印本，何快如之？

杨明《髹饰录》原序

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而舜作食器，黑漆之。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画其内，于此有其贡。周制于车，漆饰愈多焉。于弓之六材，亦不可阙，皆取其坚牢于质，取其光彩于文也。后王作祭器，尚之以着色涂金之文，雕镂玉珧之饰，所以增敬盛礼，而非如其漆城、其漆头也。然复用诸乐器，或用诸燕器，或用诸兵仗，或用诸文具，或用诸官室，或用诸寿器，皆取其坚牢于质，取其光彩于文。呜呼，漆之为用也其大哉！又液叶共疗疴，其益不少。唯漆身为癩状者，其毒耳。盖古无漆工，令百工各随其用，使之治漆，固有益于器而盛于世。别有漆工，汉代其时也。后汉申屠蟠，假其名也。然而今之工法，以唐为古格，以宋元为通法。又出国朝厂工之始，制者殊多，是为新式。于此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矣。新安黄平沙称一时名匠，复精明古今之髹法，曾著《髹饰录》二卷，而文质不适者，阴阳失位者，各色不应者，都不载焉，足以为法。今每条赘一言，传诸后进，为工巧之一助云。

天启乙丑春三月西塘杨明撰

〔髹饰〕用漆来漆东西的意思。髹，音休，本作𦵏，今通作髹，或作髹。髹饰两字，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巾车》：“骹车、藿蔽，然楔髹饰。”《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下：“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颜师古注：“以漆漆物谓之髹。”

〔漆之为用也，始于书竹简〕指古代用漆在竹简上写字。《后汉书·儒林列传》第六十九上：“亦有私行金货，

定兰台漆（襄按：漆同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漆书皆科斗字。”元吾衍《学古编》：“科斗为字之祖，像虾蟆子形也。……上古无笔墨，以竹挺点漆书竹简上。竹硬漆腻，划不能行，故头粗尾细，似其形耳。”元陶宗仪《辍耕录》：“上